

文化传统与当下

监狱里的书法协会

□鲁先圣

接受本省一个犯罪研究机构的邀请,前些日子,我到鲁西南的金桥监狱,考察他们运用儒家学说改造犯人的典型案例。这个监狱地处偏僻的乡村,对于监狱之内的情形,我一无所知,不知道犯人们如何打发一天天的光阴,更不知道他们如何面对已经发生的巨大的人生挫折。

监狱的政委把我带到了这样的一个监室,监室中间有一个巨大的长方形案子,周边坐着十几个犯人。他们正在一个60多岁的老犯人的指点下一丝不苟地临摹着书法。我看到四面的墙上张贴着很多书法作品。政委告诉我,这些书法都是犯人们的作品,他们中间有个别作品参加市里的展览还获了奖。

年龄大的那位犯人显然是他们的老师,他很认真地给那些年轻的犯人纠正着执笔的姿势,纠正着

他们不规范的字迹。

政委告诉我,那位年老的犯人姓赵,进监狱之前是济宁下属一个县的县委副书记,他因为经济犯罪被判刑13年。他有书法的特长,刚刚进监狱的时候,他的精神意志极端颓废,万念俱灰,有很多次自杀的念头。

但是现在不同了。监狱里成立了书法协会,他担任书法协会的主席,监狱里只要有这方面兴趣的犯人,都可以报名加入协会跟他学习书法,最多的时候,协会的成员达到60多人。

渐渐地,他从犯罪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完全沉浸在自己的特长之中,一丝不苟地教学生书法,在监舍的墙壁上写下很多励志的警句,还自己编写了书法教程,他的每一天都过得十分充实,也很有成就感。

了解了这些之后,我与他有了一次轻松的交谈。他的脸上是很轻松的表情,眼睛里也有些许的光芒,让你感到站在面前的这个人,如果不是一身囚服,看不出他曾经有过的挫折。他给我介绍一个来自云南丽江的纳西族犯人,他因为贩卖妇女而被关押在这里劳教5年。他进监狱之前不认识一个汉字,是个文盲,开始他不敢报书法协会,自己连汉字都不认识,怎么学习书法呢?他与老赵同一个监室,老赵感觉有义务教他识字,就做工作让他报名,先教他识字,再教他书法。老赵说,现在这个小伙子已经认识3000多个汉字了,而且书法也写得有板有眼。小伙子告诉我,出了监狱之后,他回到家乡就考教师,教大家认识汉字,因为他们那里最缺少的是汉语老师。

老赵对未来也有自己的规划,出监狱之后,他要回到县里申请成立一个老年书法协会,他担任老

师,教县里的老人们学习书法。

听着老赵和年轻犯人的话,我也被他们所感染,他们已经完全抛却了原来的挫折和失败,他们已经愉快地接受了已经发生的事,沉浸在对新生活的向往当中了。

走在监狱的院子里,我看到几乎所有的墙壁上都是老赵苍劲有力的书法。从这些书法当中,我很清晰地看到了一个经历过人生重创之后的老人重新站起来的身影。

离开监狱之后,我依然难以忘怀在金桥监狱里看到的情形。我想,我们任何一个人,在自己的一生当中,都不可避免地会遭遇狂风暴雨,会遭遇生命的坎坎坷坷。当猛烈的狂风裹挟着泥沙吹进我们的生活而我们又无法躲避,我们就应该义无反顾地接受这无法躲避的命运,等狂风过后,以全新的姿态擦亮眼睛,收拾残局,让自己的人生走向一个新的高地。



身边的传统

来的身影。地看到了一个经历过人生重创之后的老人重新站起来的身影。是老赵苍劲有力的书法。从这些书法当中,我很清晰地看到几乎所有的墙壁上都

【说古论今】

济南不是“词都”

□安立志

应当说《齐鲁晚报》的专题做得很策略,一位见习记者的手笔,将这一问题分成三个角度,“赞同 自然加人文,相得益彰”;“反对 希望能少折腾,多干些实事”;“声音‘词都’一说,有待商榷”。报道客观而平实。开篇以网友的言论作引子,“我们有辛弃疾、李清照、张养浩等等,甚至李白杜甫也在海右亭留下诗篇,曾巩也来此做官,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打造一个词都?”

济南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在漫长的文化史上,许多文人雅士曾在济南留下闪光的足迹。唐天宝四年(公元745年),后被称为“诗圣”的杜甫来到济南,在大明湖历下亭留下一首《陪李北海宴历下亭》,有句云:“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诗题中的李北海,是文章、书法名重天下的北海太守李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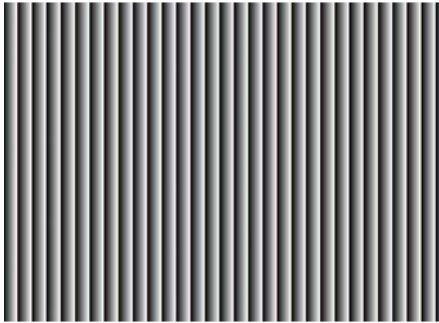
正是由于杜甫的“济南名士多”,才引出一串千古流芳的名字。然而,要将济南打造成“词都”,必须对相关概念做出界定。“词都”之“词”,当指宋词这类的文学形式,而与此无关的作品或作者,恐怕很难列入“词都”的范畴。既是“词都”,词人的集聚性、作品的影响力,都是基本的要素。比如,前述的李白与杜甫,本是唐诗之巅峰,将其拽进“词都”显然于理不通。再比如,元代的张养浩,则是元曲的重要作家,将他拉进“词都”,也有诸多不宜。济南在

历史上曾有历下、历城、齐州等不同的称谓,辖区也曾多有变更,甚至隶属于不同的民族政权。但在两宋之际,确有两位光彩夺目的宋词明星属于济南籍。

一是李清照(1084—1155),济南章丘人,号易安居士。后人认为她的词“不徒俯视巾帼,直欲压倒须眉”,被称为“宋代最伟大的一位女词人,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女词人”,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美誉。“李清照纪念馆”位于今济南趵突泉公园。

二是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别号稼轩,济南历城人。他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豪放派词人、民族英雄、军事家和政治家。辛弃疾在文学上与苏东坡齐名,号称“苏辛”,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辛弃疾纪念馆”位于今济南大明湖公园。

除此二人之外,还有网友提及的曾在济南任职的江西人曾巩,此人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虽颇具文名,却并不以词名世。在北宋的文化氛围中,填词自然是流行的创作时尚,但有人认为,曾子固诗不如文,词不如诗。据考证,曾巩词仅存一首《赏南枝》(马兴荣先生1988年在《抚州师专学报》第四期撰文认为,《四库》本《梅苑》卷中一直被误认为无名氏的《洞庭春色》一阙,作者应为曾巩)。即使如此,曾巩的词作,内容已与济南无关,是否作于济南也难以确定。如



此以来,将曾巩纳入“词都”也属牵强。

被济南人引以为傲的“二安”,一是婉约派的翘楚,一是豪放派的代表,在宋词的文学群山中,这二位堪称两座词坛高峰。应当指出的是,所谓“词都”之创意,正是以“济南二安”为根据。至于其他与词有关的作家与作品,只是补充与搭配。然而,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指出,他们二人的创作,与济南其实没有多少关系。

先说李清照。徐北文先生指出,“李清照当生于其父格非的郓州(今山东东平)教授的住所,抑或随母留居于东京(今河南开封)的外家,而不可能诞生于济南。”(《李清照全集评注》代序)李清照18岁嫁给在东京任职的太学生赵明诚。曾任尚书左丞的李清照的公公赵挺之死后遭蔡京诬陷,作为“官二代”的赵明诚兄弟受到株连,免官徙居青州。李清照

后又随夫迁居莱州、淄州(今山东淄川)任所。直到靖康之变的当年,李清照一家渡江南下,开始逃亡之旅,终老南宋都城临安。虽然不排除赵明诚任职山东时可能的返乡省亲或旅游采风,但“清照一生皆未在济南定居”(同上),则是基本事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只能说李清照具有济南籍。无论在山东还是在江南,她的创作活动与作品内容与济南几乎没有关系。

与李清照相比,辛弃疾却是地道的济南人。辛弃疾在济南出生时,身在临安的李清照已经57岁。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年仅21岁的辛弃疾聚众两千,参加耿京领导的义军,并担任掌书记。翌年,辛弃疾闻耿京被叛徒张安国杀害,即率50多人袭击敌营,擒拿叛徒押往建康(今江苏南京)。从此,辛弃疾再未回到济南。在其生命的最后20年里,除曾一度出任福建提点刑狱和福建安抚使外,他长期闲居于江西上饶。他的黄金创作,是其投闲置散的额外成就。这说明辛弃疾的创作空间与创作内容与济南根本没有关系。

作为与济南有着血缘、地缘的两位著名词人,其创作既与济南无关,还有哪些著名词人或卓越词作能够撑起拟议中的“词都”呢?有人极其勉强地提及两人。一位是金末元初的元好问(1190—1257),太原秀

容(今山西忻州)人,乃北魏鲜卑族拓跋氏,系唐诗人元结的后裔。他的词作,水平是没说的,为金代一朝之冠,可与两宋名家媲美;艺术上以苏、辛为典范,兼有豪放、婉约诸种风格。元太宗七年(1235),元好问到济南一游留下了几首与济南有关的词作。他不仅是济南人,也从未在济南任职,只是曾经“到此一游”的“驴友”而已。另一位是宋末元初的赵孟頫(1254—1322),他本是宋朝宗室,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出同知济南路总管府事,由于总管缺位,赵是实际上的“一把手”,在济南任职三年。但在济南,人们只知大名鼎鼎的《鹊华秋色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和趵突泉公园“云雾润蒸华不注,波涛声震大明湖”的楹联出于他的手笔,对其与济南相关的词作知之甚少。

所谓“词都”,涉及文学与地理两个领域。就宋词而言,作者与作品的分布,不仅与两宋的人口密度有关,也与两宋的疆域变迁有关。有学者考证,宋词作者80%是南方人,78%的作品是南方人创作的(王兆鹏、刘学《宋词作者的统计分析》)。可以想见,这其中大部分作品也是在南方写出来的。李清照,辛弃疾生活在两宋之际。李清照最重要的作品是在南渡之后创作的,辛弃疾几乎全部作品都是在南方写成的。由此可见,考虑到作者的集聚性与作品的影响力这两个基本因素,在济南打造“词都”将很难形成共识。

生人之喜与忧

□纪慎言

在农村和城市的老年人嘴里,一般都把生人说作“添人”。添人是大事,更是喜事。旧时讲究“多子多福”,新时代讲究“人多力量大,什么困难都不怕”。因此,在不愁吃喝的人家,添人是件大喜事;即使是在穷困潦倒的乞讨人家,也不乏子女成群结队者,这说明添人也起码属于苦中求乐。过年时老百姓办年货总忘不了要买一把新筷子回来,那意思并不是因为家里的筷子旧了或者少了,而是表示希望来年家里能添人增口迎大喜,自然也就家业兴旺发大财了。所以,老百姓多把女人怀孕了叫做“有喜了”;把怀孕女人初期的妊娠反应叫做“闹喜”或“害喜”。

别看农村百姓的文化水平不

高,但他们对某些事物的语言表达却很文雅。譬如在这有关生人问题上,除了前面说的“添人”“有喜”“害喜”之外,他们还把孕妇称作“双身”,这称谓既贴切形象,又通俗典雅。还有,他们把婴儿出生叫做“落地”,不仅与文言的“呱呱坠地”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比后者还多了母子平安“人心落地”的含义,十分难得。

过去在村里,一家添人,多家贺喜。谁家添人了,四邻八舍、亲戚朋友、婶子大娘、妯娌姊妹们,都上门道喜。当然,嘴上说好了的话,手里也不能空着,一般就是端着一碗十几个鸡蛋或者赶集买来一串油炸果子提上,然后送到满脸堆笑的那个坐月子女人的婆婆手里。过去不像现在,各家都不富裕,鸡蛋也不是家家都有,许多时候是几家才

凑够一碗十几个,然后一家一家地轮流去送。好在添人的这家每次只留下两个鸡蛋,剩余的由送礼者带回;这样再添上俩鸡蛋又可以由下一家去送礼了。周而复始,费事不废礼,大家心照不宣,也就罢了。添人后主人家按传统习俗要过“三日”、“十二响”以及再往后的“满月”、“百岁”、“生日”等。而离添人最近最重要的是过“十二响”。这一天,添人这家那些十里八乡的亲戚都要来给孩子和他(她)娘“做十二”(做念亲);乡里乡亲那些送鸡蛋或果子的人家,有的被请去陪戚(感读切),大多数人家就吃主人家送来的一碗煮好的“喜面”了事。事情很简单,但大家都高高兴兴、乐乐呵呵!

如今生活条件好了,甭管人生的苦多还是乐多,人们相互间的礼

节讲究是真的多了。譬如在这个“生人”问题上,人们尤其是城里人,不仅把这添人当做大喜事,而且还把这添人看做敛财的好时机。于是依照民俗“三日”、“十二”、“满月”、“百岁”、“周岁”等这些相关的日子,生人的这家都要办席庆贺,此时亲戚朋友、同学同事(包括大学、中学、小学甚至幼儿园的同学)、战友某友(包括牌友、钓友、戏友、遛友等等)都要被通知来“喝喜酒”。当然,不论来者嘴里说啥,心里想啥,但手里拿的都是嘎嘎响的人民币。于是,这建筑在别人添人欣喜上的痛苦就成了一大社会弊病。

依我看,这生子添丁的喜事只需得到别人的真心祝福即可,别让孩子一出生就沾上世俗的铜臭气。



风人之喜与忧

的少。其实,在大多数老百姓心里,他们最关心的是这个真实生动又让人牵肠挂肚的生人问题。在各种媒体和书籍中,谈人生的多,谈生人